

想念家人

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……每当此刻思念亲人的感觉油然而生,可我的家人却惨死在日寇铁蹄下,我作为一家三代不幸遭遇的见证人,再次告知人们,勿忘国耻,振兴中华,保卫国家的每一寸土地。

我的祖父叫王占庭,家住归绥市(今呼和浩特市)大南街二道巷,曾是丰业银行的行长。1939年,日军占领了归绥市,那年初秋的一天上午,汉奸领着一名日本军人进了丰业银行营业厅,高声嚷着让行长出来。祖父听到后从他的办公室出来。汉奸指着祖父说:“你是行长吗?长官有事和你说。”那名日本军人对祖父说,他是来银行要钱的,想让祖父为住在归绥市的日本官兵及家属服务。祖父不愿为日本人做事,于是说:“银行是股份制的,银行的钱不能给你,我也不可能为你们服务。请你们离开营业厅!”祖父说完便转身回到了办公室。汉奸和日本人半天没缓过神来,过了一会

儿,汉奸咬牙切齿地说:“你等着……”然后灰溜溜地领着日本人走了。

当天晚上,汉奸和全副武装的两个日本兵来到了我家门前,大声喊着让开门,枪托狠狠地砸在门上。家里人听着这阵势不对,赶紧叫管家搬梯子让祖父上房,先到后院邻居家躲一躲。待祖父上房后,管家迅速把梯子放回原处才去开了门,日本兵和汉奸进来后,把屋里屋外搜了个遍,不见我的祖父。汉奸便问:“王老板哪里去了?”家人回答说:“他还没回来。”汉奸和日本兵耳语了几句就离开了。

刚刚关好院门就听到又有人敲门,同时大声急促地说:“不好了,王老爷从房上摔下来了。”家里人赶忙跑过去,只见祖父在西院邻居家的墙下一动不动地躺着。祖父是因为一时紧张,上房后认错了方向一脚踩空摔了下来,家人赶快把祖父送往医院,经抢救无效不久便死在了医院。

祖父出殡那天人山人海,规模空前,送行的人群

中有社会名流、社团群众、普通市民,挽联寄托着人们的哀思和愤怒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傅作义先生的横幅上写着的“民族魂”3个大字,它体现了祖父的民族气节。

1943年春天,我的父亲给住在天津的母亲去信,让母亲带着我们到归绥市。当时我的姥姥坚决反对,理由是:塞外太苦。可是,母亲不顾娘家人的反对,还是带着我们来到了归绥市。我们来了之后不到半年,我和父亲就出事了,那天父亲骑自行车带我上街去玩,出了院门,上了和合桥——俗称小桥子,再往西不远就进了通道街,过了清真大寺要到通道街南口时,迎面来了一辆马拉着的日本兵的炮车,车子飞快地由南往北闯入通道街南口,路上的行人被吓呆了,相互拥挤四处躲闪。车祸就在瞬间发生了,我和父亲都被压在了炮车的车轮下,行人尖叫着:“轧着人了!”日本兵不但不停车反而猖狂地说:“中国人多得很,死上

一个两个算不了什么!”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位焙子铺的师傅看见我还在动,赶忙将我抱起放在了一家土产铺子的台阶上,我才活了下来。

父亲在这场飞来横祸中丧了命,我被送往医院。血肉模糊的我早已昏死过去,醒来后我发现自己的左臂不见了,于是,哭着喊着向家人要我的左胳膊,哭着喊着又昏死过去了……不久,我出院了,成了一个失去左臂的残疾人。当时我才3岁多一点,刚出院的那阵子,由于没有左臂,失去了平衡,走路来经常摔跤。

父亲的去世给母亲留下了沉重的担子,善良、勤劳、吃苦的母亲承担起拉扯3个孩子的重任,也有好心人劝说母亲再嫁,但母亲坚决不同意。

母亲起初在通顺街路北的一个日本人开办的被服厂做洗衣工,所洗的衣服都是日本兵穿过的军衣。洗衣是在西河沿的河水里洗。每天一大早去领洗衣牌,过数后方可拿去

洗。我帮妈妈把洗好的衣服晾在草地上,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,再把晾干的衣服整理好,妈妈背在肩上送过去。点过数后,日本人还让她把衣服送到大垛去。脚下踩着踏板,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大垛。有一次母亲竟然累得吐了血。我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却束手无策。妈妈病倒了。可是为了生计,休息了几天后,又在小召前摆了一个纸烟摊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经常是被人强拿了货物,也不敢吱声。就这样,风里来雨里去,母亲又病倒了!母亲这一病,再也没能爬起来,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
母亲的去世没有讣告、没有花圈、没有烧纸……一天夜里我和妹妹便离开了这个家,妹妹到了姐姐家,我去了八叔家。我的妈妈单金桂,年仅36岁就离开了我们。她最不放心的就是身有残疾的我,怎么长大,怎么生存!回忆起母亲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,全都是为我今后的生存在铺路。可是年幼的我只知道贪玩,不懂大人的

良苦用心……我跪在爸爸妈妈的坟前,向妈妈赔罪,并告诉爸爸妈妈,我会生活得很好很幸福。

我是一个爱蹦爱跳爱运动的孩子。在梁山街小学时,学校组织的篮球赛(我们用的是小皮球),我是班里的主力队员。上中学时,在市一中我是住校生,每天早起半小时到后操场跑步,绕操场跑一圈是400米。我先跑3圈,慢慢地增加到5圈、7圈直到12圈,一直坚持到毕业。工作后,曾经参加过市里组织的环城越野赛,参加过市职工运动会的乒乓球比赛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我想,如果没有那场车祸,我可能在体育方面会有很好的表现,但是,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,是侵华日军毁了我的一生。

这就是我们祖孙三代人不幸的故事,这也是千千万万在日寇铁蹄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缩写。无论到什么时候,都要勿忘国耻、牢记历史、振兴中华、保卫祖国!

文/王作生

老油坊

在我的记忆里,老油坊是一座神奇的屋子。整袋的胡麻、菜子运进去,香喷喷黄灿灿的食油提出来。天底下有多少这样的老油坊,我无法估算,可加工油的程序差不了多少。小时候,我很想进去看看,直到那一年,父亲进老油坊做小工,我才推开老油坊的门……

这是处朝阳的房子,一里一外。外边那间大一点,北面角落砌了地扒灶,上面斜按着平底炒锅,旁边是落地仓子。灶里烧着炭火,村里驼背老汉坐在炒锅前,用磨秃的茭茭扫帚不停地搅动锅里的胡麻。当胡麻变成褐红色中间爆开白花,忙用秃扫帚推到仓里。再把袋里的胡麻倒入锅里,继续炒。

仓子旁边是一盘大碾子。白砂石的碾盘、牛腰般的碾子、碗口来粗的榆树碾杆。黑布蒙了眼的小毛驴拉着碾子飞跑,还不时甩甩尾巴。看碾子的李叔



忙不迭地用簸箕铲起仓里的熟胡麻,转着碾道均匀地把它洒在碾充填(碾脐周围部分),再把碾到盘沿红糖似的油烙收起来,倒入里间的蒸锅中。

里屋内,前面是火炕,靠窗台放着一溜油津津的铺盖卷。后面的油炕上,安了油榨。一个长方形的

木槽,铁板油底,扇形油嘴伸到木槽旁的缸口上。两根小胳膊粗的铁棒直躺在油底上面,那是用来固定油垛子的走条。过道靠墙了二尺多高的筒型墙壁,锅口上铺着打了孔的隔板。碾好的油烙倒入蒸锅内,盖上厚实的柳木锅盖。

加温一个多时辰后,蒸成熟料。

油炕上,老师傅把垫头放平、铁圈稳正、铺入麻团、捋顺麻捻。招呼父亲用小筐箩端来熟料,倒入铁圈内的麻团上,他把麻捻收拢团紧,拧成疙瘩,隆在铁圈中央。再用手把两个铁圈掰匀称,拽住拴在房

梁上的绳头,纵身跳到铁圈正中。他左脚踩在隆起的疙瘩上,顺时针旋转开来,右脚灵活地拍打着突起的麻饼边儿。动作很像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吴琼花的舞姿,脚尖点地,跃动转体。身轻如飞燕,空中舞翩跹。老师傅浑身的劲都用在脚板上,有节奏地搓揉着麻饼儿,累得大汗淋漓。汗珠顺着腿的内侧流下去,直落到脚下的油垛子里。等把凸起的部分踩平,麻饼边拍光滑,才一松手跳下油垛子,继续原来的动作。十几次的重复后,蒸锅里的油烙尽了,一人多高的油垛子骄傲地戳

在油炕上。父亲忙用绳索捆好,与打锤的两个小伙子合力把油垛子推到油榨的走条上,放倒摆顺,按好垫木,插入油楔。小伙子提起十八磅大锤抡圆了,喊着号子使出全身力气,狠劲砸在油楔上。老师傅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据说,从蒸烙到上榨是一个连续活

儿,容不得半点松懈,否则会影响出油率。老师傅取下搭在肩上的毛巾,擦干身上的汗,蹲在油炕上喘气。

几百锤下去,铁圈箍着的麻捻间冒出串串油泡,丝丝缕缕落到油底,汇聚起来流到油缸里,传出细微的“啦啦”声。油楔砸到底,小伙子起出爆了头的楔子,换上厚一点的木垫子,把新油楔插上,再轮锤。只挤得走条上的油垛子一毫半分地向前移动,两只铁圈并紧,麻饼锤头般硬,麻捻上油泡不起才住手。

一榨下来,原油流满缸。老师傅把这半成品舀出来,经过过滤、回锅、加盐、高温、冷却、沉淀等几道工序,就是成品油。

我带着满身的油味迈出走扇门,满脑子的疑问:那些粗笨的工具、那么简单的体力劳动,竟能加工出奇香无比的食油。劳动人民真是了不起! 文/宋福恒